

“小时代”中的“大青年”



《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
斯图亚特·霍尔 托尼·杰斐逊
中国青年出版社

英国往事:青年与主流秩序抵抗、协商乃至斗争

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黄金时代”的到来,无数年轻的英国人开始以他们极具风格化的奇装异服,搅动成人世界的“道德恐慌”:先是“摩登族”们穿着做工考究的西服,骑着时髦的意大利兰黄蜂牌小型摩托车绝尘而去;紧接着“阿飞男”以爱德华七世时代风靡的高腰、瘦腿、露袜裤子招摇过市,穿梭于整个伦敦的摇滚乐演出中;再加上“飞车男孩”脚蹬高帮摩托车靴,在穷街陋巷的咖啡馆前一字排开炫耀摩托车骑术;直至光头仔们顶着标志性的光头或平

头,穿着吊带款Levi牛仔裤火速冲进针对南亚移民的种族暴乱中。

针对这些层出不穷的青年文化现象,伯明翰文化研究学者展开了研究与回应。需要强调的是,“青年”是一个年轻的概念,在本书译者孟登迎教授的研究中,正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所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青年”才具有了确定的意涵。自此,对于青年的关注与管控,从歌德、卢梭浪漫青春的文学想象,到犯罪学“独立青少年法庭”的设立,直至芝加哥学派严谨的社会学研究,塑造了两幅截然不同的青年面孔,一个通向未来,是朝气蓬勃的上升力量;另一个指向地

狱,是社会不安的动荡来源。

《通过仪式抵抗》一书打破了围绕青年的诸多“刻板印象”,作为全球青年亚文化奠基性的典范著作,开拓了青年研究的新范式。首先是阶级视野的凸显,与几乎同时期英国中产阶级青年热衷的“嬉皮士”、“朋克”、“后朋克”等反主流文化不同,这群来自伦敦东区的贫民窟青年,通过创造独特甚至极端的文化风格,表达并尝试解决自身不同于工人父辈的阶级文化困境与身份认同焦虑。

青年不再被视为可疑的“越轨人群”或“民间恶魔”,在夸张古怪的风格符号背后,在具有仪式特征的社会行为背后,研究者们发现了青年与主流秩序之间的抵抗、协商乃至斗争。那些出没于贫民窟社区、街角、咖啡馆的男孩女孩们,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挑战和颠覆占据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以“通过仪式”的抵抗方式,想象性地“解决”自己在现实政治社会里,由阶级、代际、种族、性别等不平等等问题所引发的难题。

中国现实:青年困境,绝不仅属于青年群体

在过去的40多年里,这本带着“试验性、未完成性和需要改进等特征”的论文集,引发了无数质疑和批评。姗姗来迟的中译本,历经时间延滞与空间位移,也同样期待着阅读与接受新冲击。

2008年伴随着全球性金融震荡的到来,青年或者以青年为主体的抗议运动不断涌现,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全球政治命题。从华尔街到突尼斯街头,一代青年在升学受挫、就业困顿的爱与痛的过程中,促发了朝向金融资本与现实社会矛盾的直接冲突与抗议。事实上,早于全球青年的政治抗议浪潮,作为消费主体的青年文化早已将全球大众文化的受众,调向年龄与智力的双低状态。从“魔戒系列”、“哈利·波特狂潮”、“纳尼亚传奇”,新世纪以来畅行全球的大众文化,无疑都是青年文化产品——描述青年人的成长困境,瞄准青年人的钱袋,并最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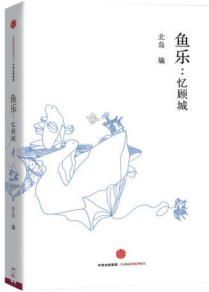
捕获了全球青年毫无保留的支持。

这些已经成熟的青年消费主体,正在将他们的焦虑与困境,从文化消费转向直接的政治疆场,他们能否成为影响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的政治主体,值得拭目以待。

当我们回到中国“频道”,以《通过仪式抵抗》观照中国本土亚文化的发展,不难发现今日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中国同样出现了锐舞派对、粉丝经济、萌腐趣味等同步于西方青年的消费步调。但是中国复杂的本土语境,亦提出了更具有挑战性的命题。

对照40年前伯明翰文化研究学者的亚文化研究,当下年轻人们热衷的ACG(动画、漫画、游戏的总称)文化、玄幻穿越剧等,已经彻底失去了其阶级胎记,不再是新世代青年改装与挪用父辈的工人阶级符号,挑战乃至改写主流秩序,创造出解决自身的阶级困境的新一代工人阶级文化。今日中国的青年亚文化,显示了高度城乡一体化和均质化的面向,无数身处南中国工厂的青年农民工们,表现出几乎与城市中产青年同样的消费期待,和追赶消费社会的雄心与渴望。此间的结构断裂与阶级落差,以一种更为吊诡而隐蔽的方式彰显:当城市青年们刷着iPad,以“屌丝”自居的时候,那些真正处于中国底层的青年农民工们,正被推斥进入一个无名与失语的“异度空间”。偶然地,当他们利用像素极低的手机自拍、乖张行为和奇装异服吸引注目的时候,收获的只有“乡村洗剪吹”与“杀马特”的恶意指责。

正是这些齐格蒙特·鲍曼意义上不会消费、甚至不能消费的中国“新穷人”们,为全球各地的青年生产了他们热恋的苹果手机、圣诞惊喜和激昂的卡通公仔。铸就了“世界工厂”的新生代农民工们,并非“通过仪式”,而是以直接的罢工等,闯入主流文化视野。与此同时,城市青年在高房价、高物价之下举步维艰,这正说明当下中国青年的问题,焦灼而复杂。(来源:新华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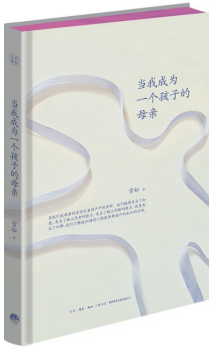
《鱼乐:忆顾城》
作者:北岛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鱼乐:忆顾城》是顾城的友人创作的怀念文集,包括11位知名的作家、诗人、学者和译者所创作的纪念顾城逝世二十周年的回忆性散文,如舒婷、王安忆等,更收录了66张珍贵历史图片,全面立体地展现了顾城的诗歌人生。



《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
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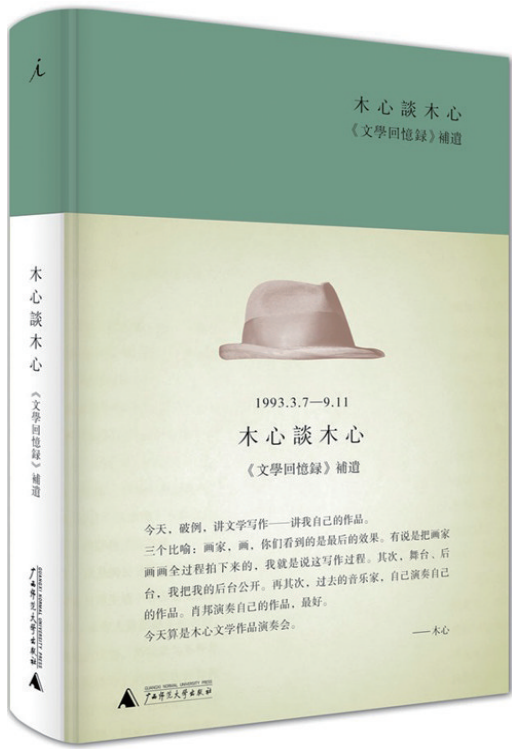
《欢迎来到实在界的大荒漠》是西方知名学者齐泽克围绕“9·11”事件而引发的全方位反思。哲学不仅是精神求索的工具,也是解剖现实的利器。作者将高深的哲学同琐碎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以哲学透彻分析生活,用寻常生活丰富哲学,视角新颖,见解独特,通俗易懂。



《当我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
作者:雪松
出版社:三联书店

作者对母亲角色的思考是当下的年轻妈妈常忽略的问题,恰又是在阅读了无数本方法和技术导向的亲子教育读物后,仍然焦虑、仍然迷茫的。书中,作者对幼儿园教育进行了剖析,帮助年轻的家长们清楚地认识到幼儿教育的问题所在,从而在家庭教育中给予合理的补偿。

木心的访谈技巧



《木心谈木心》
木心(讲述) 陈丹青(笔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两年前陈丹青根据听课笔记整理的木心《文学回忆录》出版了,抽出

了木心谈自己创作的两万多字,现在这部分单独成书。

1980年至1993年间,木心接受了八次访谈,其中两篇作为“案例”收入了这本书,他就是用这个案例对陈丹青等弟子说了些心得奥妙。国内有的作家包括出版社只是把访谈当做卖书的软广告,往往自问自答,发个通稿给媒体,以为这样就能达到传播的目的。其实不然。木心说得俏:“问,一定要别人问。左手挠右手,不痒,要别人挠,才舒服”。

木心对学生说接受采访要揣摩提问者心理,要表达自己的个性,还要表现诚意。把访谈也当做一种创作,把每一个问题都看做一个小文章,全部的问题又当做一个大文章来结构:开头要破,中间承转,末了一定要转,把境界拔高。

《即兴判断》是回答台湾《联合报》的二十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问的是对作品畅销与否的看法。这个问题其实是作家经常遇到的却不易回答的问题。木心认为第一个问题如文章开篇要一鸣惊人,要用力气,又要平平实实讲真话。木心渴望成功,但是当时他确实不算畅销书作家,有点名也不算大名,所以这个问题木心分了三段,先讲老实话:“成名与成功很难兼得,通常是两回事,成名不一定成功,成功不就此成名。”然后转弯,畅销书的结果:“一时成起来的大名,缩小了,没了。”第三段,木心认为自己回答的是本质:“畅销书标示着那个畅销范围的文化水准,一般都着眼于谁写了畅销书,其实问题不在作者而在读者。”在读者看来,木心讲得

很俏皮,但是这俏皮是真话是扎实。

不愿意回答的问题怎么办?木心认为,也要给对方面子。比如“你最喜欢的中文的文学刊物是哪些?”木心答:“正在寻找中。”不能老实说,这样淡淡一句是给对方面子,也是自己要面子。受访者遇见愚蠢的问题怎么办?访谈出于种种原因,总会有不喜欢甚至非常看不上问题,比如“您认为中国作家中,谁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呵呵,这大概是莫言获奖之前,作家都会遇到的问题。木心回答“不知道”。这是老实话,但是只回答这三个字,是不够的,等于给提问者甩脸子。接下来还要铺陈一下。如果有人获奖只有三种必然:一、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二、译文比原文好。第三、现在是中国人着急,要到瑞典人也着急的时候,抛球成亲。木心自认这是把诺奖骂进去了,抛球成亲不是盲目嘛,让乞丐做女婿。

另一篇《仲夏开轩》是回答加州艺术学院教授刘军的提问,这篇访谈的背景是木心的短篇小说翻译成英文,访谈是面对西方读者的,但是也会被中国人看到。比如“西方文化怎么影响你?”这是一个陷阱。木心认为这个问题不能俏皮,要摆些感情,态度看似傲慢,语气要谦逊。木心和刘军访谈后,好几天出虚汗。这可是拼内力,招数又要轻灵。

招供自己的写作,招供自己和记者的斗智斗勇,木心觉得难做又有趣,俭省用笔点到即止。

(来源:新华读书)